

析难老

■汪曾祺

太原晋祠，从悬瓮山流出一股泉水，是为晋水之源。泉名“难老泉”。泉流出一段，泉上建亭，亭中有一块匾，题曰“永锡难老”，傅青主书，字写得极好。“难老”之名甚佳。不说“不老”而说“难老”。所谓难老，是希望老得缓慢一点，从容一点。

要想难老，首先旷达一点，不要太把老当一回事。说白了，就是不要太怕死。老是想着我老了，没有几年活头了，有一点头疼脑热，就很紧张，思想负担很重，这样即使是多活几年，也没有多大意思。老死是自然规律，谁也逃不脱的。唐宪宗时的宰相裴度云：“鸡猪鱼蒜，逢着则吃；生老病死，时至则行。”这样的态度很可取。

其次是对名利得失看得淡一些。孔夫子说：“及其老也，戒之在得。”得，无非一是名，二是利。现在有些作家“下海”，我觉得这未可厚非，但这是中青年的事，老了，就不必“染一水”了。多几个钱，花起来散漫一点，也不错。但是我对进口家具，真皮沙发，纯毛地毯，实在兴趣不大。我对名牌服装爱好者不能理解。穿在身上并不特别舒服，也并不多么好看，这无非是显出一种派头。何必呢。至于饮食，我并不主张“一箪食一瓢饮”，但是我不喜欢豪华宴会。吃一碗鲑鲍鱼、黄焖鱼翅，我觉得不如来一盘爆肚，喝二两汾酒。而且我觉得钱多了，对写作没有好处，就好比吃饱了的鹰就不想拿兔子了。

名，是大多数作者想要的。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。但是我以为人不可没有名，也不可太有名。六十岁时，我被人称为作家，还不习惯。进七十岁，就又升了一级，被称为老作家、著名作家。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，这成了一种负担。我一共才写了那么几本书，摞在一起，也没有多大分量。有些关于我的评论、印象记、访谈录之类，我也看看。言谈微中，也有知己之感。但是太多了，把我弄成热点，而且很多话说得过了头，我很不安。十多年前我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过，希望我就是悄悄地写作，你们就是悄悄地看看，是真话。这样我还能多活几年。

要难老，更重要的是要工作。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，是最难受的。我见过一些老同志，离退休以后，什么也不干，很快就显老了，精神状态老了。要找点事做，比如搞搞翻译，校点校点古籍……作为一个作家，要不停地写。笔这个东西，放不得。一放下，就再也拿不起来了。我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点，我的老伴劝我休息休息。我说这就是休息。在不拿笔的时候，我也稍事休息。我的休息一是泡一杯茶在沙发上坐坐，二是看一点杂书。这也是为了写作。

坐，并不是“一段呆木头”似的坐着，脑子里会飘飘忽忽地想一些往事。人老了，对近事善忘，有时有人打电话给我，说了一件事，当时似乎记住了，转脸就忘了，但对多少年前的旧事却记得很真切。这是老人“十悖”之一。我把这些往事记下来，就是一篇散文。散文集取名就叫《独坐小品》。

（选自汪曾祺散文集《找点乐子》）

竹声传古韵 墨海荡诗舟

——重读师兄《砚边拾趣》有感

■邹文生

半个月前，我在博客上留言。

敬告博友：

进入5月，我上网很少。每年冷暖交替之际，我就不敢多看书、多写字，不敢长时间上网。目的想多走走，多活动，免得旧病复发，给家人带来麻烦。

博友的大作不能及时拜读，我十分愧疚，请多多原谅。我这也是无奈之举。好在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”！

我衷心祝愿博友们阖家幸福，万事如意！

道歉的话很好说，执行起来就不太容易。当我下决心关闭电脑，将书籍、文稿从书桌撤下时却犯了难，原因是有些书籍、文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撤下的。比如说，师兄杨育夏先生的大作《砚边拾趣》，是一本诗书合集，这本书必须放在身边，时时翻阅，难以割舍。之所以如此是有其特殊原因的。

第一个原因是，杨先生是我“亲不溜溜”的师兄，我们是名副其实的“铁塔牌”。1962年秋，当我考入河南大学（当时叫开封师院）中文系时，杨师兄已经在一年前学成毕业，分配到周口。我俩擦肩而过。同饮黄河水，何必曾相识！1967年冬，毕业后的我阴差阳错也被分到师兄任教的周口。由于我们都在教育战线工作，见面的机会自然不少。这是天意？抑或是人为？恐怕永远也说不清！

由于长时间的接触、多方面的了解，师兄杨育夏先生的敬业精神和豁达大度，尤其是他的大爱情怀，令我深深感动并倾心景慕。杨师兄是位多才多艺的人，他擅长国画和书法。他对我国传统诗词，无论是律诗绝句、古风乐府，或者是慢词小令、套数散曲，都能挥笔而就，堪称行家里手。杨师兄所写的诗词，有的抒发盛世情怀，弘扬正气；有的讴歌青山秀水，咏物寄情；有的缅怀昔日旧事，咏史感怀；有的记述生活琐事，描摹心曲。在杨师兄的笔下，有长河落日，

大漠边陲，也有雕梁画栋，曲径通幽；有龙吟虎啸，花鸟虫鱼，也有感叹时局，兴观群怨……总之，杨师兄笔下描摹的是人世百态，传递的是正能量。借孔老夫子的话来形容，那就是“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”！

第二个原因是，杨师兄最近给我布置了一道作业，并命令我按时交卷。事情还得从几年前说起。2014年夏，师兄杨先生的诗书合集《砚边拾趣》很快就要付梓，我有幸先睹为快，这是他对我莫大的信任和理解。于是不胜感激的我在序言中“胡写乱诌”了一番，其中有这样一段话：

岁月匆匆，人生苦短，转眼间我二人都已进入耄耋老年。我们对事业、对人生，虽然不敢说大彻大悟，但却可说有所感悟，有所理解。我们都认为：人，只有活得明白，才能过得从容，活得潇洒，这才是真正的“难得糊涂”啊！出于这种想法，我愿意将个人的一点儿“小明白”写出来献给老年朋友，以期更多的师兄、学弟、师姐、师妹获得更多的“大明白”，并借此探讨诗词读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，以文会友，切磋共勉……

没想到我这番老生常谈，引来了两位老师的关注。这两位老师，一位是杨育夏先生，另一位是王钦韶老师。王钦韶老师毕业后留校任教，教文艺学概论，我当年荣幸地担任了他的课代表。前几天，杨师兄转述王老师的话说：“问问文生：他文章中说的‘大明白’和‘小明白’，是什么意思，他必须给我讲清楚！”师命难违啊，我真得好好地备备课！

以上两条，就是我之所以“犯难”，将这本《砚边拾趣》放在身边难以割舍的特殊原因。

于是，半个多月来，我一遍又一遍地认真阅读杨育夏先生诗书合集《砚边拾趣》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！十多天的认真

阅读，我收获颇丰，基本上能够交卷了。我发现，王老师让我回答什么是“大明白”和“小明白”，其实答案有现成的。杨师兄的这本诗书合集《砚边拾趣》中已经说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

杨师兄在诗中写道：

明月在天水在瓶，一生是非都洗清。禅心伴我行大道，畏寒不攀楼高层。

——安贫乐道

荒涯人生难系舟，山高林密水急流。骤然一夜风雨息，朝阳笑卧楼东头。

——人生感悟

古来文士伴清寒，逸韵高标仰前贤。风月盈怀堪称富，云烟出岫胜参禅。踏雪敲句板桥上，迎日垂纶碧水边。梦萦乾坤歌正气，不寻捷径问终南。

——赠文友

少有壮志老何求，春梦引我上高楼。时序已到秋风紧，应效落花不言愁。

——老有所感

喜欢写字读文章，勤动脑筋无忧伤。吃穿住用追平淡，门前随处有春光。

——生活感悟

道从心内得，寿在乐中求。微醉应万事，一笑大江流。

——养生心语

竹声传古韵，不计春和秋。人生有忧乐，放怀对白头。

——竹声

“小明白”与“大明白”这个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的问题，却被师兄杨先生在诗中说得是这样明白、清楚。

赏读杨师兄的诗作，叫我茅塞顿开，如醍醐灌顶一般。是啊，要回答“大明白”和“小明白”这个问题，不仅需要思索，更需要领悟；对它的理解要靠经历去积淀，对它的领悟要靠人生的岁月来支撑。

历史上的大贤大德们，都曾经对什么是“大明白”作出过不同的诠释。例如：孔子解读它将其取名为“中庸”，老子解读它将其定义为“无为”，庄子发现它的时候将它解释为“逍遥”，而佛祖如来发现它的时候则将其说成是“忘我”……

师兄杨先生的诗作，既承蒙古训，又与时俱进，将“大明白”解读为“禅心伴我”和“不寻终南”，解读为“竹声传古韵”与“寿在乐中求”，这岂不妙哉！

试卷已经誊好，我诚心诚意地请各位老师及诸位文友批评指正，并恭请诸位网友“拍砖”。

